

資治通鑑

冊全

卷之四

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一

起闕逢闔茂六月盡上
章執徐凡六年有奇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十

貞元十年六月壬寅朔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薨其子
殿中侍御史緘與抱真從甥元仲經謀祕不發喪詐
爲抱真表求以職事授緘又詐爲其父書遣裨將陳
榮詣王武俊假貨財武俊怒曰吾與乃公厚善欲同
獎王室耳豈與汝同惡邪聞乃公已亡乃猶汝也
公猶翁也乃敢

不俟朝命而自立

朝直遙翻

又敢告我況有求也使榮歸

寄聲質責緘

質正也以正義責之也

昭義步軍都虞候王延貴汝

州梁人也

梁縣漢晉屬河南郡後魏置汝北郡隋分置承休縣而梁縣仍故唐以承休縣帶汝州故梁縣在其西南四十

里素以義勇聞上知抱真已薨遣中使第五守進往

觀變且以軍事委王延貴守進至上黨

昭義軍治上黨

緘稱

抱真有疾不能見三日緘乃嚴兵詣守進守進謂之

曰朝廷已知相公捐館

捐棄也言死者其館舍而逝也

令王延貴權

知軍事侍御宜發喪行服緘愕然出謂諸將曰朝廷

不許緘掌事諸君意如何莫對緘懼乃歸發喪以使

印及管鑰授監軍

使印節度之印也監古銜翻

守進召延貴宣口詔

令視事

口宣所受詔旨故曰口詔

趣緘赴東都

趣赴東都歸私第趣讀曰促

元仲經

出走延貴悉歸罪於仲經捕斬之詔以延貴權知昭

義軍事

雲南王異牟尋遣其弟湊羅棟

棟郎甸翻

獻地

圖士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

夷語以王為詔其先渠帥有六

自號六詔曰蒙萬詔越析詔浪穹詔蓬談詔施浪詔蒙舍詔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至蒙歸義文宗封為雲南王因號雲南

癸

丑以祠部郎中袁滋為冊南詔使

考異曰舊南詔傳十年八月遣湊羅棟獻吐

蕃印新傳曰異牟尋與崔佐時盟點蒼山敗突厥於神川明年六月冊異牟尋為南詔王按實錄乃今年六月新舊傳皆誤也章臯奏狀皆稱雲南王而實傍雲南別錄曰詔袁滋冊異牟尋為南詔蓋從其請南詔之名自此始也蠻語詔即王也新傳云南詔王亦誤余按異牟尋破吐蕃於神川考異誤作突厥賜銀窠金印文曰貞元冊南詔印滋

至其國異牟尋北面跪受冊印稽首再拜因與使者

宴出立宗所賜銀平脫馬頭盤二以示滋又指老笛

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樂

唐十部樂有龜茲樂有彈箏豎笙篪琵琶五絃橫笛笙簫箏篳

荅臘鼓毛員鼓都曇鼓侯提鼓雞婁鼓腰鼓擔鼓齊鼓具皆一銅鉞二舞者四人設五方師子高丈餘飾以方色每師子有十二人畫衣執紅拂首加紅抹謂之師子即龜茲音仁慈惟二人在耳滋曰南詔當深思祖

考子子孫孫盡忠於唐異牟尋拜曰敢不謹承使者

之命

賜義武節度使張昇雲名茂昭

考異曰舊傳於其父孝忠卒

時言改名年代記在此年九月今從實錄

御史中丞穆贊按度支吏贓罪度

洛翻裴延齡欲出之出其罪贊不從延齡譖之貶饒州

別駕朝士畏延齡側目畏之不敢正視贊寧之子也天寶末安祿山反穆寧起

兵於河北以討之韋臯奏破吐蕃於峨和城武德元年以漢蠡陵縣地置翼州管內有

峨和城秋七月壬申朔以王延貴為昭義留後賜名

虔休昭義行軍司馬攝洛州刺史元誼聞虔休為留

後意不平表請以磁邢洛別為一鎮昭義精兵多在

山東昭義軍鎮洛州謂磁邢洛三州為山東誼厚賚以悅之上屢遣中使諭

之不從臨洛守將夏侯仲宣以城歸虔休虔休遣磁

州刺史馬正卿督裨將石定蕃等將兵五千擊洛州

定蕃帥其眾二千叛歸誼帥讀日率正卿退還詔以誼為

饒州刺史誼不行虔休自將兵攻之引洛水以灌城

黃少卿陷欽橫潯貴等州攻孫公器於邕州 九

月王虔休破元誼兵進拔雞澤

雞澤漢唐平縣地武德四年置雞澤縣屬洛州九域

志在州東北六十里

裴延齡奏稱官吏太多自今缺員請且勿

補收其俸以實府庫上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延齡曰臣近見同州一谷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閒求美材於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

匹段雜貨使在糞土之中已應腐爛不可用雖甚愚之人亦知其妄誕也德宗不加之罪延齡復何所忌憚乎此

皆已弃之物卽是羨餘

羨餘線翻

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

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

奏見在之物

見賢遍翻

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上

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不

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處昌呂翻上亦頗知其

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好呼到翻冀聞外事故親厚之德宗

親厚裴延齡不特冀聞外事也亦以進奉逢其欲耳羣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鹽

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鈺銛息廉翻以職

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

用十一月壬申贄上書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數所

具翻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為長策斂力贍翻以詭妄為嘉謀

以培克斂怨為匪躬培蒲侯翻以靖譖服讒為盡節左傳少皞氏有

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摠典籍之所惡以為智

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惡鳥路翻行下孟翻可謂堯代之共

工書堯典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兇曰共工方鳩倨功帝曰吁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共音恭魯邦之少卯也

家語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

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豫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偽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

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攝徒成黨其
談說足以飭褒榮衆其疆禦足以返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有不可
除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長知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

者尤難悉數又曰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爲辯

明

爲于
僞翻

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又曰陛

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

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

同兒戲又曰矯詭之能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

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爲又難以備陳也又曰昔趙高

指鹿爲馬

事見八卷秦
二世三年

臣謂鹿之與馬物理猶同豈若

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又曰延齡凶妄流布寰區

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

左傳羊尹無字曰王臣公
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

卑卑臣輿輿臣隸隸
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誼誼談議億萬爲徒能以上言

上時
掌翻

其人有幾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情激于衷雖欲罷而

不能自默也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 十二月王

虔休乘冰合度壕急攻洛州元誼出兵擊之虔休不勝而返日暮冰解士卒死者太半 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

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上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

既而有憾於贄事見上卷八年九年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

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

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

無言壬戌贄罷爲太子賓客考異曰韓愈順宗實錄曰德宗在位稍久益自攬機柄親治

細事失人君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職而議者乃云由贄而然按凡爲宰相者皆欲專權安肯自求失職不任宰相乃德宗之失而歸咎於贄豈人情也又贄論朝官缺員狀云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此乃諫德宗不任宰相親治細事

之辭也初勃海文王欽茂卒子宏臨早死族弟元義

立元義猜虐國人殺之立宏臨之子華嶼是爲成王

改元中興華嶼卒復立欽茂少子嵩鄰復扶又翻是爲康

王改元正厯勃海自大祚榮立國開元之間其子武藝立益以疆盛東北諸夷皆畏而臣之改元仁安更五代以至于

宋耶律雖數加兵不能服也故通鑑歷敘其世爲詳

十一年春二月乙巳冊拜嵩鄰爲忽汗州都督勃海

王考異曰實錄乙巳冊大嶺嵩鄰爲勃海郡王今從新傳陸贄旣罷相裴延齡因

譖京兆尹李充衛尉卿張滂前司農卿李錡黨於贄

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

姓且流亡度支多欠諸軍芻糧軍中人馬無所食其

事奈何言其事勢將奈何以動搖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

已中竹仲翻言不獨以此爲延齡罪且欲危社稷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神策軍

士訴云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爲信遽還宮夏

四月壬戌貶贄爲忠州別駕充爲涪州長史滂爲汀

州長史

開元二十四年開撫福二州山洞置汀州舊志忠州京師南二千一百二十二里汀州京師東南六千一百七十三

里譙周巴記曰後漢初平六年立臨江縣屬永寧郡今忠州城東臨江古城是也後魏廢帝二年改爲臨州因臨江縣以名州也隋廢州

以其地併入巴東郡貞觀四年置忠州以其地連巴徼心懷忠信爲名涪州漢涪陵縣地隋置涪州京師南二千三百五十里

邵州長史

邵州京師東南二千四百里宋白曰邵州漢爲昭陵縣吳改邵陵分零陵北部爲邵陵郡隋立建州尋廢州以

邵陵縣屬潭州唐貞觀十一年置邵州

初陽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

見二百三

十二卷二年處昌呂翻

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

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

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

際皆以爲虛得名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臣論以

譏之

爭讀曰諍

城亦不以屑意有欲造城而問者也屑潔也顧也造七到

翻

城揣知其意輒強與酒

揣初委翻強其兩翻

客或時先醉仆席

上城或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及陸贄等坐

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

惴之睡翻

以爲罪且不測無敢救

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姦臣殺無罪人即

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

門延英門延英殿門也程大昌曰案六典宣政殿門西上閣門之西即爲延英門門之左曰延英殿故陽城欲救陸贄約王仲舒等守

延英殿閣上書伏閣不去也帥讀曰率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

欲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爲干僞翻上意乃解令宰相

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

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

遍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

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登崇敬之子也崇敬

明禮家學歷事玄肅代及帝四世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爲

相城當取白麻壞之唐故事書用黃白二麻爲綸命輕重之辯其後翰林學士專掌內命中書用黃麻

其白皆在翰林院拜授將相德音赦宥則用之宋白曰唐故事白麻皆內庭代言命輔臣除節將恤災患討不庭則用之宰臣於正衙受

付若命相之書則通事舍人承旨皆宣讀訖始下有司翰林志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行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日並使白麻帟不

使印双日起草候閣門鑰入而後進呈至隻日百寮並班於宣政殿
樞密使引按自東上閣門出若拜免宰相即便付通事舍人餘付中
書門下並通事舍人宣示若機務急速亦双日甚速者雖休假亦
追班宣示按制按也冊則有冊按冊公主亦自閣門出按壤音怪

哭於庭有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疏延齡過惡欲密

論之以繁故人子陽城之除諫議李泌之薦也使之繕寫繁徑以告

延齡延齡先詣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為妄不之省

省悉景翻丙寅幽州奏破奚王啜利等六萬餘衆回

鶻奉誠可汗卒無子國人立其相骨咄祿為可汗骨

咄祿本姓跋跌氏跌奚結翻跋跌與回紇同出鐵勒而異種辯慧有勇略

自天親時回鶻天親可汗合骨咄祿也典兵馬用事大臣諸酋長皆

畏服之既為可汗冒姓藥葛羅氏回紇可汗姓藥葛羅骨咄祿捨其本姓冒其姓

以嗣其國曾慈由翻長知兩翻遣使來告喪自天親可汗以上子孫幼

穉者皆內之闕庭唐之闕庭也五月丁丑以宣武留後

李萬榮昭義左司馬領留後王虔休皆為節度使

甲申河東節度使李自良薨戊子監軍王定遠奏請以行軍司馬李說爲留後說神通之五世孫也

淮安王神

通高祖之從弟起兵關西首應義旗說讀爲悅下同

庚寅遣祕書監張薦冊拜回

鶻可汗骨咄祿爲騰里邏羽錄沒密施合胡祿毗伽

懷信可汗

咄當沒翻邏郎佐翻

癸巳以李說爲河東留後知府

事說深德王定遠請鑄監軍印監軍有印自定遠始

秋七月丙寅朔陽城改國子司業坐言裴延齡故

也王定遠自恃有功於李說專河東軍政易置諸

將說不能盡從由是有隙定遠以私怒拉殺大將彭

令茵

拉盧合翻

埋馬矢中將士皆憤怒說奏其狀定遠聞

之直詣說拔刀刺之

刺七亦翻

說走免定遠召諸將以箱

貯敕及告身二十餘通

箱竹筩也貯丁呂翻

示之曰有敕令說詣

京師以行軍司馬李景略爲留後

李景略爲李說所忌蓋起於此

諸君

皆遷官衆皆拜大將馬良輔竊視箱中皆定遠告身

及所受敕也乃麾衆曰敕告皆僞不可受也定遠走

登乾陽樓乾陽樓蓋晉陽宮城南門樓呼其麾下莫應踰城而墜爲

枯枿所傷而死枿五葛翻木之伐去者其遺餘爲枿舊說傳曰定遠殺彭令苗說具以事聞德宗以

定遠有奉天扈從功恕死停任制未至定遠怒說奏聞趨府謀殺說昇堂未坐抽刀刺說說走而獲免又曰定遠墜城下槎枿傷而不死

尋有詔削奪長流崖州今從實錄八月辛亥司徒兼侍中北平莊武王

馬燧薨 閏月戊辰元誼以洛州詐降王虔休遣裨

將將二千人入城誼皆殺之降戶江翻將即亮翻九月丁巳加

韋臯雲南安撫使以安撫南詔爲官名橫海節度使程懷直不

恤士卒獵於野數日不歸懷直從父兄懷信爲兵馬

使因衆心之怨閉門拒之懷直奔歸京師冬十月丁

丑以懷信爲橫海留後 南詔攻吐蕃昆明城取之

昆明城在西爨西北有鹽池之利又虜施順二蠻王施順二蠻皆烏蠻種施蠻在鐵橋西北居大施睞斂

尋談順蠻在劍談西北四百里談失冉翻

十二年春正月庚子元誼石定蕃等帥洛州兵五千

人及其家人萬餘口奔魏州

帥讀日率

上釋不問命田緒

安撫之

乙丑以渾瑊王武俊並兼中書令己巳加

嚴震田緒劉濟韋臯並同平章事天下節度觀察使

悉加檢校官以悅其意

三月甲午韋臯奏降西南

蠻高萬唐等二萬餘口

降戶江翻

乙巳以閑廐宮苑使

李齊運為禮部尚書

閑廐宮苑二使李齊運蓋兼為之

戶部侍郎裴延

齡為戶部尚書使職如故齊運無才能學術專以柔

佞得幸於上每宰相對罷則齊運次進決其議或病

臥家上欲有所除授往往遣中使就問之

丙子韶

王暹薨

暹皇弟也

魏博節度使田緒尚嘉誠公主有庶

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以為副大使夏四月庚

資治通鑑

二百三十五

唐紀

德宗神武皇帝

八

中華書局聚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com